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一次,我陪先师吴祖光先生正在收看电视里播放的由著名京剧艺术大师李万春先生主演的《闹天官》,祖光先生指着电视里面的李万春说:李万春给我讲过他在日伪时期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川岛芳子打牌的故事,川岛芳子有个汉名叫金碧辉,人们都叫她“金司令”。吴先生接着说,李万春那真是惨啊,和“金司令”每局只许输不许赢钱,一旦赢了钱,第二天,金碧辉准让警察上门搜查,说昨天“金司令”家失窃了,凡到过他家的都必须“搜查”。李万春为

## 吴祖光与「小格格」

杨建东

就是洋溢胡同,那里面有他家西餐厅,就是那位川岛芳子妹妹小格格开的。我经常带朋友去吃他们家的奶油杂拌,做得非常地道。一来二去就和老板娘熟了,也成了朋友。这位老板娘可不寻常,她可是川岛芳子的亲妹妹,川岛芳子按满姓叫爱新觉罗·显玕,是前清肃亲王善耆的第十四个女儿,汉名就叫“金碧辉”!这个老板娘我叫她“小格格”,因为她是肃亲王的第十七个女儿,满名叫爱新觉罗·显琦,后来冠汉姓叫金默玉。她没赶上大清国,她出生时,肃亲王已经跑到旅顺去了,金默玉就出生在旅顺。这个“小格格”从小就不喜欢循规蹈矩的那些老礼儿,纯粹一个“造反派”,他们府里不论阿哥还是格格,以至佣人奶妈子都管这位格格叫“革命儿”。她的这种性格很受她十四姐金碧辉赏识,可金默玉对这位十四姐的卖国行径非常气愤和抵触,她找各种理由,能不去参加这些汉奸聚会就不去。

日本投降了,金默玉回到了北京。有一天,她十四姐在他们家门口的一棵

苏东坡的直谏,包括沉沦后回归田园、对于诗画艺术的嗜好、愈来愈深地走入民间、热衷于异人异事等,都出于一种天性。这就是现代人所讲的“自我”。就是这种生命中的强大牵拉或推动,才产生了这样一个苏东坡。这个“自我”是其本来质地,是基础、核心与源头。它本来就在那里,不曾偏移和丢失,所以一直顽强地吸引他、作用他、固定他。它有不可抵挡的生命的磁性,将一个人紧紧地吸住。他的言行一旦与之发生冲突,或稍有松脱剥离,就会感到撕扯的痛楚,不可忍受。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

自我的拗力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不同的情状,越是敏感强大者就越容易被它牵引和规定,在行进中受制于它。这个过程往往是生命个体与客观环境不断冲突的一个时段,并渐渐变得不可调和,愈来愈剧烈地破坏他与社会“相对和谐”的关系。出于理性的把握,一个人在生活中或有其他选择,却往往难以实施,最终变得软弱下来。可

格从小就好吃,有很多菜她也会做,就决定开一家“西餐厅”!她的西餐厅一开我就是常客!有一天,我带着凤霞去吃晚餐,小格格走过来打招呼,打完招呼她掏出烟来坐在了我的对面。点燃一支烟,她跟我聊了起来:“吴先生,我这西餐,您吃着还顺口吧?”凤霞抢着就说,祖光要不觉得您这里西餐做得地道,能老来吗!都快把您这改我们家的食堂了,大家哈哈大笑了起来!小格格接着说:“吴先生,您是少爷出身,懂吃,讲究吃,也不会吃。可现在这境况不像从前了,吃西餐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这真是人不敷出啊!您在外场上,到处跑!眼界宽,您帮我出主意,我这餐厅也改良,要不怎么养活我那些侄子女们呀?”我放下咖啡杯沉吟半晌,以试探的口吻问道:“您不成改成中餐试试呢?”金默玉眼前一亮,边给我倒咖啡,边说:“前几天有位老先生,是四川人,他说让我能不能做担担面,他还能给我投点资呢!”“哎呀!太好了,干脆,你改川菜,我们抗战期间都在重庆待了好多年,我和我的好多朋友都喜欢吃川菜。”小格格听我这话,一拍桌子,定了!改中餐,做川菜。

没多少日子,金默玉的“益康家庭食堂”川菜馆就开业了。为了庆祝她开张,吴祖光先生带着艾青、盛家伦、黄苗子、郁风一大帮人就捧场了!这些“老饕”们吃后夸个不休,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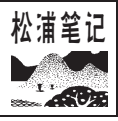
## 自我的拗力

——读解苏东坡

张炜

见“身”和“心”的关系是一对矛盾:心里要规避,身体却要趋近;本想疏离,另一种莫名的力量却要人揪紧。苏东坡屡次要求朝廷外放,这是理性的判断;但真正远离之后,又渴望进入权力的中心。现实是残酷的,他最后要被迫走得更远,到黄州、惠州,再过海入琼,进入荒凉蛮夷的南海野地。

人生的不测与危厄,其中的一部分源于自我的拗力,是它作用于生命的结果。它终究是一种神秘的、无法改变的力量。苏东坡在漫长的迷途中不断感悟,有时对前路与后路似乎是清晰的,觉得自己正沿着一道隐隐的轨迹向前挪动,生命被其牵引。“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



松浦笔记



马赛港 (油画) 林中南

烧坝以后满山炭灰,将其作为肥料种些花生什么的,这其实是最原始的刀耕火种,古时所谓畚种山林是也!一年后花生成熟收割,便开始挖梯田,正式种植橡胶。挖梯田,我们称之为挖带,这称呼非常形象,挖好了梯田的山坡,站在高处望去,迤迤盘伸,确如一条条长长的飘带。

挖带是一个体力活,工具只是一把锄头,要在山坡上挖出带来没有取巧的余地,只能硬拼体力。一大早上山,抡起锄头猛干,要求带面宽必须在三米以上,一般的山坡吃土都在一米左右,碰到陡峭的山坡,吃土会达到一人多高,每天定额是二十四米,每隔三米还需挖一个七十厘米见方,深也要达到七十厘米的树坑,这样,二十四米带面上就得挖上八个树坑,因为要在坑里种植橡胶树苗,还必须在每个坑边堆一堆肥料土,所谓肥料土便是要去没有带的山坡上将表面的杂草浮土刨下来,运到带面的树坑边堆着让其腐烂成肥料,每天二十四米带,八个坑,八堆肥料土,就如八个新垒砌的坟丘。完成这些工作,任你是身强力壮的汉子,也都累得筋疲力尽。

于是头头挖空心思想出各种名目:“大战一星期”“血战三礼拜”上,号召大家将衣被餐具带上山,在带面上用树枝竹竿搭出一个个窝棚,吃饭就地找三块硬土,将锅往上一放便是一个土灶。干活累了,煮一锅饭,菜只有一块盐巴,吃一口饭,舔几下盐巴,有时可以摘些野菜,最常见的是野辣椒,小小的如米粒大小,摘一粒在盐巴上擦几下,放入口中咀嚼,马上辣得眼睛发花,猛扒饭。

住在窝棚里那可是受罪多多,虽说挖带都是在旱季,不太下雨,但夜里的露水还是很大的,窝棚顶上遮的只是几片薄薄的芭蕉叶,根本挡不住露水的侵蚀,所以被褥永远是湿漉漉的。一天干活汗水湿了干干了湿,又没地方洗

## 挖带

祝子平

澡,即使可以洗澡,累也不想想了,往往和衣倒在被褥上便呼呼入睡。这样一天两天还可将就,连着一星期或更多时间,浑身发臭,散发出

的味道与野兽一般无二了。最可怕的是因为夜里气温下降,蛇之类的会钻入被窝取暖,半夜三更突然有人尖叫,那一定是碰上蛇了。一场大战下来,每个人泥污似鬼,而且一定伤痕累累,虫咬、碰伤,血也像汗一样流了干,干了流,真是名副其实的一场血战。特别是被褥,不管原来是

什么颜色、什么花纹,都成了一坨土红色的泥巴团。回到生产队,也不管天气寒冷先跳入河里洗个澡,然后坐着吃顿像样的饭,躺在竹笆床上,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重生感!

整个旱季,从当年的十一月至来年的四月,主要工作都是挖带,“血战”也就一个接一个没有穷尽!

几个月下来,山坡上盘旋着层层梯田,如果从高处俯瞰,一定不亚于元阳的胜景。年复一年,十万大山变成一望无际的橡胶林。当然那是几十年后的事了,重回当年战天斗地的地方,上一道山梁便有一段回忆,下一条谷沟便是一个故事,无限的感慨便油然而生了!



挖带插图

认为这川菜绝对正宗!

当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也在东单附近,祖光先生就拉着话剧皇帝金山,还有话剧表演艺术家吴雪来“益康”吃川菜。吴雪本身是四川人,离剧院这么近就有这样一家味道那么正宗的川菜馆,使他兴奋不已,经常是排完戏带着剧组就来这解馋。

有一年冬天,祖光先生看完戏又拉着盛家伦和艾青去吃川菜,由于戏散得太晚了,来到“益康”,一看关了门了!就上去敲门,金默玉披着棉袄把门打开一看:“我说吴先生,都几点?您才来,我们这厨子都下班了!外面这么冷,快点进里面来吧!”“要不算了,祖光,咱们回去煮碗面吧!”盛家伦劝道。金默玉把门反而打开:“吴先生你们快进来,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吴祖光笑了:“怎么?格格您这么快就偷会手艺了!”回身拉着盛家伦和艾青就进了屋,没一会,回锅肉、水煮肉片、宫保鸡丁就上来了!格格金默玉端着麻婆豆腐边往桌上放,边问:“祖光先生,味道如何?”吴先生高举大拇指:“你可以把厨子给辞了!哈哈哈哈哈!”

老舍、齐白石、梅兰芳,祖光先生都一一带来品尝这位小格格开的川菜馆。都说这里的川菜做得地道!

请白石老人吃“益康”的时候,齐先生还特意叫来了和平画店的经理,也是他的学生许麟庐,小格



挖带插图

## 齐鲁游吟

王养浩

李清照词

趵突腾空,天下名泉,清清澈澈映碧天。锦鱼戏群戏银帘,海豹穿梭惊游仙。清照祠在,漱玉泉前,一代词人春风面,尝尽相思离愁苦,吟就家国情怀篇。

泰山中秋夜  
云海玉盘,东岳日出,连日淫雨今方停。昨夜蟾宫齐响应,佳节中秋喜相逢。明月临空,香饼醉酒,玉皇顶上须欢饮。孤寂嫦娥又悲吟,万家灯火最知情。

“益康川菜餐厅”消失了!但晚年的祖光先生还时常回忆着那美味的川菜和那位性格爽朗的小格格!



夜光杯 logo

## 探寻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风貌

周进

十字式平面,五廊型巴西利卡,砖木结构。立面正中有大玫瑰窗,钟楼高达56米。堂顶周围设天沟,水可从墙四周所设的石兽嘴里喷出来。堂内楹柱64根,每根楹柱由10根小圆柱拼合,均由产自苏州的金山石精刻细凿成。后来,以徐家汇教堂为中心,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约1.5平方公里的教堂区,相继建立了主教府、博物院、藏书楼、天文台、土山湾印书馆等共21个机构。这里于是被称为“徐家汇教堂区”。

教堂区的附属建筑中,以土山湾博物馆和徐家汇藏书楼最为著名,可一并参观。之后可继续向北,探寻新华路外国弄堂和鄂达克旧居,感受客居侨民在近代上海营造的异国情调。

再向北行,就来到此行的最后一站——华东政法大学,在树影斑驳的校

园内,探寻号称“东方哈佛”的圣约翰大学旧址。这所成立最早、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教会大学,是近代上海乃至全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

1879年,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创办圣约翰书院,1902年更名圣约翰大学。19世纪的校园中仅有圣约翰礼拜堂、怀施堂和科学馆,后陆续增建思颜堂、思孟堂、罗氏图书馆等多座重要建筑,形成以大草坪为中心的建筑群。其中1894年始建于怀施堂,为圣约翰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平面呈日字型围合布置,两进院落。西式建筑的体量之上加以中国式屋顶,四角翘起。其后陆续新建的建筑,如范文照设计的友谊楼等,大多延续了怀施堂的手法,大屋顶四角曲翘,使校园呈现出统一的中国古典复兴风格。

如今,徜徉在校园内,这些中西合璧的建筑依旧静谧祥和,正如圣约翰的校训初为“光与真理”,后加上“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前半句出自基督教,后半句则出自孔子《论语·为政》。漫步在秋日阳光下的校园,回味着这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的校训,让人意犹未尽,流连忘返。

线路名称: 交汇中西文化

打卡点: 土山湾博物馆→徐家汇天主堂→徐家汇藏书楼→新华路外国弄堂→鄂达克旧居→圣约翰大学旧址

## 十日谈

太空飞碟降浦江,开创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天地。 建筑可阅读 责编:郭影